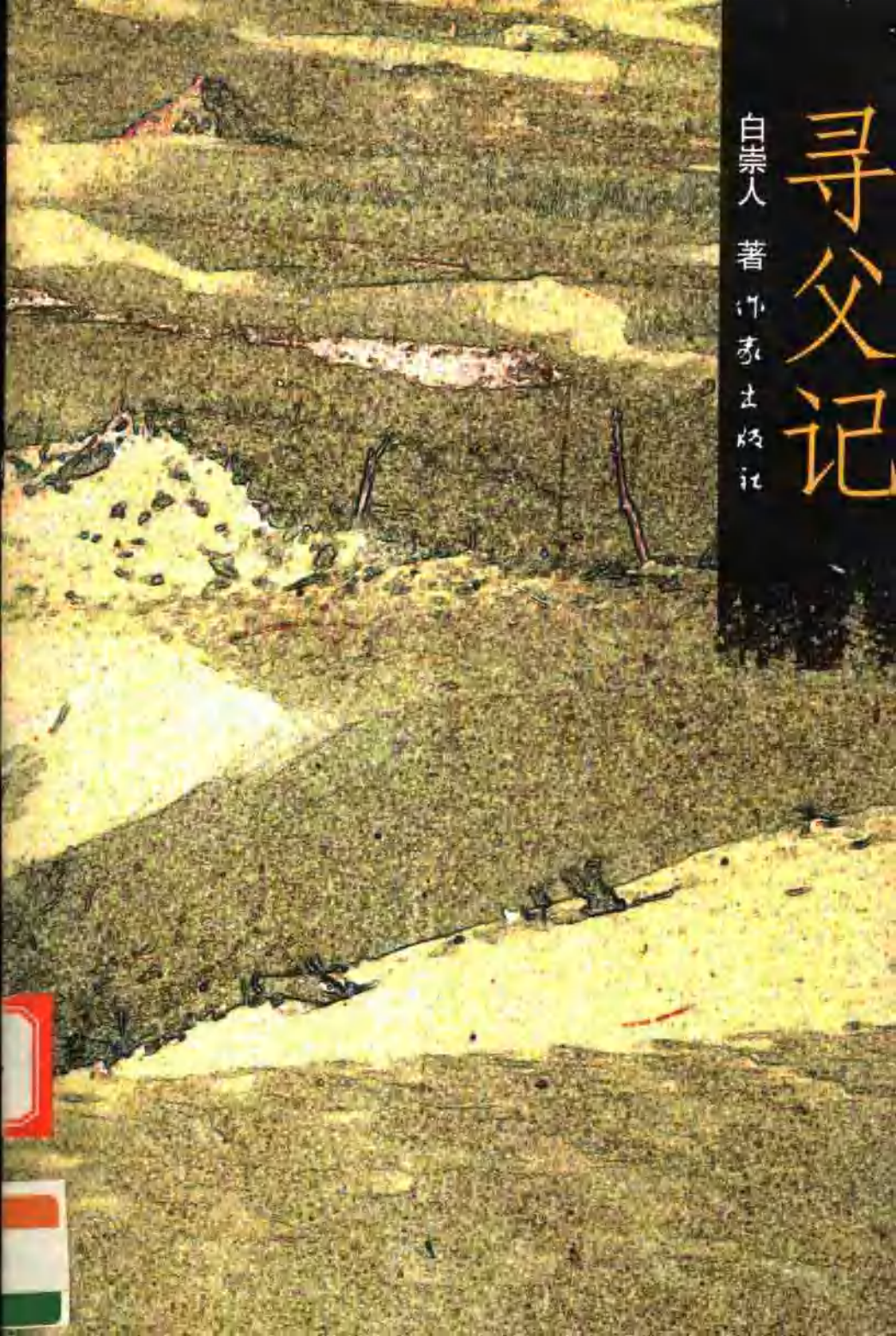


寻父记

白崇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寻父记

白崇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父记/白崇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9
ISBN 7-5063-2495-4

I. 寻…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409 号

寻 父 记

作者: 白崇人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2.25

插页: 3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95-4/I·247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这部小说是从我心里流出来的。

我力求从一个侧面展现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中叶几十年我国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力求再现这几十年我国所走过的历史进程。

小说中共写了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一百六十多个，包罗了三教九流。有些人物虽出场不多，但我仍想写出他们的心性和特点。他们都是特定时代造就的活生生的人。我相信许多读者都熟悉他们。

所以，我追求的是真实性、历史感和信息量。我希望她能成为历史的镜子、时代的人物画廊和催人奋进的呼喊。

以此献给我这一代的人们，也献给年轻一代的朋友。

作者

2002年9月1日

第一章

洪亮悠扬的诵经声在京西回民公墓上空回荡。阴沉沉的云层被撕开了一条裂缝，一束阳光斜射下来，照在墓地北山坡上。

金玲跪在一座新坟的墓碑前，坟首跪着一位老阿訇。老阿訇留着花白胡须，面色严肃、安详。他为亡人诵着祈祷词、求恕词和《古兰经》首章“法提海”。寂静的墓地笼罩在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中。

金玲的两眼死死盯着那青石墓碑。墓碑上刻着几行字：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卒

金永贞之墓

女 金玲 立

金玲心中涌动着难言的痛楚，心中念道：“妈妈，您就在这儿安息吧！”

老阿訇诵完经默默地下坡去了。金玲仍然站在金永贞的墓碑前，用手轻轻抚摸着碑石上的每一个字，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滴

在脚下的枯草上。她转过身，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坟茔顺着山坡从坡谷排列到坡顶。坟茔间稀稀落落分散着高低不齐的松树，有的已经两人多高，有的还不足一米，想必不是同时栽种的。金玲此时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哀痛，心境反而更加平静了。记得埋葬妈妈的时候，按习俗，亡人的亲人要下到坟坑，躺到墓穴里“试坑”。她没有一丝恐惧和犹豫，便顺着坑壁下到坑底，躺进墓穴。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扑鼻而来，只有一丝光亮从敞开的坑口漏泄进来。妈妈一会儿就要躺在这里长眠了。妈妈苦了半生，也算找到一处远离繁乱尘世的安宁之地。

金永贞在1980年初和丈夫赵剑峰平平静静地办了离婚手续。儿子赵林归了赵剑锋，女儿金玲跟了金永贞。不久，金永贞突然消瘦下来，到医院检查，查出了肺癌，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去年底她突觉全身不适，人也更加消瘦了，去医院复查，发现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立即住进了医院。对于病，金永贞并没有太在意。使她放心不下的却是压在心头二十多年的一桩从来没有泄露过的秘密。当她一人躺在病床上时，总是呆呆地望着病房的窗子。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每当夜深人静时，那种医院里特殊的味道在病房里更浓了。金永贞睁着双眼还是望着那扇窗子。月光像飘动的雾气从窗口弥漫进来。一个高高瘦瘦的英俊青年站在月光中。他满面忧愁，一言不发，只是关切地看着金永贞。金永贞刚要向他伸出手，那青年却突然消失了。病房里哪有什么人影？金永贞的热泪不禁涌出了眼眶，泪水将枕头润湿了一片。她已知道自己将要走完人生之路。不能再等候了，必须把埋在心中的秘密告诉女儿金玲。否则，这个秘密将随她而去。她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心安的。

金永贞让金玲去找大学同学海正秀。海正秀在一家博物馆工作，至今还是独身。听说金永贞病危，她向领导请了假来医院参加护理。金玲或金永贞的弟弟金永清来守护金永贞时，金永贞仍然是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子。只有海正秀值班时，金永贞才声泪俱下地向

她敞开了紧紧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心扉。这个雪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令海正秀吃惊。她一字不漏地听金永贞的叙述，并不时在一个笔记本上记着金永贞讲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金永贞握住海正秀的手，不停地说：“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

在金永贞临终前三天，金玲值夜班。金永贞拉着金玲的手说：“玲玲，妈妈心里明白，我的时间不多了。有件事不能再瞒你了。赵剑锋不是你的父亲。你的生父是马志国。关于我们的事情，我都告诉了你海阿姨。等我走了，她和你姥爷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你的。玲玲，妈妈对不起你。”金永贞歇了口气，又说：“我要求你做三件事：一件是孝敬姥爷；一件是一定要找到你的父亲；最后一件是要认你的弟弟赵林，要好好照顾他。”说完便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妈妈的话，并没有让金玲吃惊。因为她早就察觉到母亲和赵剑锋之间隐藏着一种难言的秘密。记得小时候她多次问过妈妈：“妈，我们同学都姓爸爸的姓，为什么我姓您的姓？”每当这时，妈妈的脸上总是蒙上一层阴影，总是说：“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儿子姓他的姓，女儿姓我的姓。你弟弟不是姓赵吗？”问得次数多了，平日性格温柔的妈妈会突然瞪起双眼，怒声怒气地训斥道：“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不信去问你爸。”如果赵剑锋在场，他就诡谲地一笑：“别问了，是这么回事。”金玲长大了，虽然心里一直存有疑问，但不再提起此事。今天她才彻底弄明白自己姓金的缘由。

“马志国”，金玲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妈妈病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不来医院看看？如果他不在北京，海阿姨也应给他写封信或拍个电报，请他火速来京，让妈妈最后和你见上一面。为什么妈妈说“一定要找到你父亲？”金玲低声在妈妈的耳边问道：“我爸爸他现在在哪儿？”金永贞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泪水又从眼中溢出。

金玲离开妈妈的坟，一口气爬到了墓地的北坡顶。坡的那边是

一条公路，远处散落着几座厂房。工厂的大烟囱冒着灰色的烟。大卡车在公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扬起了阵阵灰尘。坡的这面则是满目坟茔，坡下有一座清真寺和几排灰色平房。没有声响，没有烟尘，似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清真寺顶上有一弯绿色的新月，更增添了这片基地的肃穆和神圣。

金玲顺着小路走下山坡，再向坡上看，妈妈的坟已经融进那密密麻麻的坟茔中。妈妈在这儿并不孤独，有那么些男男女女为她做伴。走出公墓的大门，又回到热热闹闹的世界。来往的卡车鸣叫着从面前飞驰而过，车后扬起尘土。斜对面的一个小饭馆放着软绵绵的流行歌曲。这时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尽，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给了金玲一丝暖意。

给妈妈办完葬事，金岭就迫不及待地追问海正秀有关妈妈和马志国的事情。马志国是什么样的人？他和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为什么嫁给了赵剑锋？而海正秀却说：“你急什么？等你母亲七日后再说。”今天是妈妈的七日，遵照姥爷的嘱咐到公墓游坟，请阿訇为母亲诵了经，看了新立的碑。回去就去找海阿姨。金玲迫切地要解开系在心上的疙瘩。

二

海正秀和马志国、金永贞是同年级同学，海正秀上的是历史系，马志国和金永贞上的是中文系。因为三个人都是回族，同在清真食堂用餐，又因海正秀和马志国是S省老乡，所以三个人一上大学就成了好朋友。

大学二年级时，海正秀得了重感冒住进了校医院。因为她吃不惯医院的伙食，马志国便每天给海正秀送两顿饭。同寝房的病友问海正秀给她送饭的是谁。海正秀说是老乡，并说马志国为人正直忠

厚，学习也在班里拔尖。病友说：“你长得漂亮，他长得英俊，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说得海正秀脸上飞起了红霞。她嘴上说：“你们别胡说。”心里却喜滋滋的。但马志国却没这个意思。海正秀出院后，一天她和马志国在食堂吃完晚饭，一起沿着秀湖去第五阅览室。天渐渐暗了下来，一轮明月出现在东方天上。淡淡的月亮洒下的月光如雾如诗。当他们并肩走到钟亭的小山下时，马志国突然问海正秀：“正秀，你觉得金永贞怎么样？”问得海正秀一时莫名其妙。蓦地，她体味出这句问话的含义，不禁心中漫起一丝惆怅。她低头不语，只顾走路。马志国问道：“正秀，你怎么不说话？”海正秀才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好在天色昏暗，马志国没有看见自己的脸色神情。她忙说：“没什么。你问金永贞，是什么意思？”马志国说：“正秀，有件事在我心中想了好些日子了，我很喜欢她。她好像也对我……你说该怎么办？”海正秀放慢了脚步，不知该怎样回答马志国。马志国之所以把这种事和一个女孩子吐露，说明他对自己的真诚和信任。同时，一股怨恨的心思从心底升起，怨恨自己没有抢在金永贞之前向马志国表白心迹。凭良心讲，金永贞不但人长的比自己漂亮，而且性格温柔善良，又和马志国学一个专业同一个班。他们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应该成全他们。这时她看到湖中晃荡的圆月，说：“志国，你看湖中月亮的倒影美不美？”马志国说：“挺美的。”海正秀说：“你认为美的你就去追求，追求得到了就不要放手。”海正秀只是见景生情，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比喻：水中捞月。

一股寒风扫着枯叶迎面吹来。马志国关心地说：“正秀，你感冒刚好，快走，别再让冷风给吹病了。”海正秀说：“志国，你去阅览室吧，我回宿舍。宿舍暖和一些。”

从那时起，海正秀心中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被那股寒风吹熄了。有几天她故意避开马志国和金永贞，以免勾起自己的心事。因为海正秀从来没有向马志国表示过什么，所以马志国和金永贞相爱

后，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太大的影响。马志国还是把她当小妹妹看待，但海正秀的心中却埋着那份爱的真情。一个少女是很难将第一个倾心的人忘掉的。

后来马志国被打成右派。海正秀为此偷偷地哭了好几天。一天吃过晚饭，海正秀站在三十二楼楼角等到了回宿舍的马志国。马志国向左右看了看，低声说：“正秀，别再和我来往了，这会影响你的。”

海正秀说：“你为什么总躲着我？我不怕！”

马志国说：“我挺好，你不用为我担心。”

海正秀不禁轻轻哭泣起来。马志国说：“正秀，别这样。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相信组织上很快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海正秀呜咽着说：“如果永贞她……我愿意跟你一辈子。”马志国说：“我已经连累一个人了，怎么能再连累你呢？正秀，别说傻话了。你放心，永贞也不是那种势利小人。我会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好了，别哭了，快回宿舍休息去吧！”说完匆匆走了。马志国走到楼门，回头一看，海正秀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马志国被送到门西煤矿劳动后不久，海正秀就听到金永贞要和赵剑锋结婚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条皮鞭抽在她的心上。她暗暗骂金永贞没有良心，怨马志国看错了人。一股冲天的恼怒驱使她去找金永贞问个明白。那时金永贞已不到食堂吃饭。海正秀傻到宿舍去找她。敲开金永贞的宿舍，金永贞不在。她问在宿舍看书的柳若松：“金永贞呢？”柳若松怪声怪调地说：“要做左派新娘，早搬回家去办嫁妆了。”正在整理衣服的戴情说：“小柳，说话要注意影响，不要乱说！”柳若松不屑一顾地随手把一本厚厚的书扔到自己的床上，向海正秀挤了一下眼睛说：“左派就是左派，说的有什么不对？前天开班会，赵书记不是号召我们努力改造思想，在大风大浪中做左派吗？金永贞要嫁给赵书记，她不是左派的新娘？我当着赵书记也敢这么说。”海正秀多次来这儿找过金永贞，

她和柳若松、戴倩早就熟识，便附和道：“戴大姐，你也是左派吧？”说得戴倩直翻白眼。戴倩说：“你们这种情绪，迟早要出问题的。好心当了驴肝肺。”说完气哼哼地走了。柳若松和海正秀互相看了一眼便咯咯咯笑起来。

政治风暴虽然没完没了，但总也会一张一弛。A大学反右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所以两位姑娘开始从绷得很紧的心境中摆脱了出来。同学中也尽量回避谈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但一提起金永贞和赵剑锋，海正秀和柳若松便想到了马志国。柳若松说：“马志国太冤枉了。他这个人实心眼，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被整成这个样子。不过还好，听说明年他还能返校完成学业，只是比咱们晚毕业一年。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年月不能随便说心里话。”海正秀说：“我跟他接触那么多，从没发现他有反党言论。他总说没有共产党他根本上不了学。你们班那个赵剑锋还找过我好几次，要我和马志国划清界限，逼着我揭发他。真卑鄙！”柳若松说：“就因为批判马志国和孙晓石时我没有发言，赵剑锋和戴倩几个人批评我同情右派。哼！赵剑锋为了夺人之妻……不说了，一说就生气，真是良心让狗叼去了。”海正秀说：“小声点。小柳，说话真要小心点，志国就是教训。别忘了隔墙有耳。”说完打开门向外张望了一下，见外面没有人，才放下心来。海正秀和柳若松闷头坐在床上，谁也不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一会儿，戴倩回来了，见海正秀还坐在床上，就说：“小海还没走呀！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了，跟大姐也说一说。”海正秀不冷不热地说：“我们有什么悄悄话？不像大姐你经常和别人说悄悄话。”说完站起来走了。柳若松拿起刚才扔到床上的那本书也出了宿舍。戴倩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说的，防我就跟防狼一样，我招谁惹谁了。”

柳若松的父亲是N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青年时代曾留学英国。柳若松考大学时，父亲要她报考理工科，还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但柳若松从小就喜爱文学，特别是喜爱诗歌。上

高中时，她听了刘胡兰的英雄故事，写了一首小诗：

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
面对敌人的铡刀，
昂着头挺着胸。
大风吹乱她的头发，
烈火燃着她的心。
死吓不倒女英雄，
敌人惧怕她的笑声。

这首诗被 N 省一家报纸刊登，使她被人誉为小诗人。以后，她经常写点短诗，但再没有发表，但痴心不改。她不听父母的劝阻，毅然报考了 A 大学中文系。她在班上年龄最小，天真单纯，一心想当个女诗人。反右中她虽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但终因年纪小贪玩，好些活动没参加。班里积极分子开会，给她定了个中间偏右。她看不惯赵剑锋假门假事的样子，而对马志国却颇有好感。两人经常探讨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次讨论洪昇的《长生殿》的主题，她和马志国争得面红耳赤。马志国认为该剧包含着政治含义，不单纯是爱情戏，而柳若松却力主《长生殿》是一出纯粹的爱情戏，主要表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忠贞不贰的爱情。马志国最后只好说：“不和你争了，你的嘴像刀子。可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是爱情吗？”柳若松气得打了马志国一拳扭头跑了。马志国被划成右派分子，她心里很不好受，觉得马志国为人老实正派，品学兼优，怎么能是反党分子？所以班里批判马志国时，她不发一言。后来马志国被送到门西煤矿劳动，不久赵剑锋得意地宣布和金永贞结婚，才使她如梦方醒。原来赵剑锋不完全是思想激进而是嫉妒马志国，是为了“夺人之妻”才下此毒手。她不但增加了对赵剑锋的恶感，而且对金永

贞也改变了看法，认为金永贞太没骨气，视爱情为儿戏。这时她对《长生殿》有了新的认识。任何写爱情的作品都包含着社会内容。

在班上批判马志国时，金永贞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晚上还捂在被窝里低声哭泣。而现在，她把马志国忘到脑后，做了她并不爱的赵剑锋的新娘。最可气的是他们都等不到大学毕业再结婚。可是令她不解的是，金永贞头一天还在宿舍骂赵剑锋卑鄙，可第二天晚上却突然向她和戴倩说她要 and 赵剑锋结婚。这里边似乎有什么不可示人的东西，金永贞好像有难言之隐。戴倩虽然说金永贞嫁给赵剑锋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但对金永贞一夜之间就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也感到迷惑不解。

三

1970 年春天，海正秀所在的文物系统在 K 省沙河建了五七干校。海正秀作为第一批学员到干校劳动锻炼。她被分在蔬菜连，每天在菜地里劳动。海正秀学会了许多农活，他们连种的西红柿长得有一人高，红尖椒有半尺长。劳动对她来说是愉快的事，最烦人的是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斗私批修会、活学活用讲习会、政治学习……开始时他们没有井水吃，只好吃干校边上那条小河的水。听说那条河里有钉螺，校部才决定打了一口深水井。

一天，海正秀向连长请了假到干校附近的王厂街去买肥皂和牙刷，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街上遇到了金永贞。两人面对面看了半天，突然金永贞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下子扑到海正秀的肩上：“正秀，你别不理我。我心里好苦！”海正秀说：“永贞姐，我没有不理你。你怎么也到沙河来了？”两个人已有十几年没见而了。她们相互拉着手仔细打量对方。原来少女那光华闪耀的面孔，已经像浮云一样飘走了，刻在额头和眼角的是细细的皱纹，双眼流露的是对生活的

迷茫，对前途的忧虑。

金永贞也是随着 A 大学的大队人马来沙河五七干校的。她的干校在沙河东岸，海正秀的干校在沙河西岸。两座干校隔河相望，相距五公里。这一带原来是劳改农场，现在劳改犯都迁到西北去了。这里就变成了几座五七干校。

海正秀拉着金永贞走到一片小树林里。她们找到两块石头，坐了下来。

海正秀问金永贞这些年过得怎么样。金永贞不禁落下泪来。海正秀说：“永贞姐，别这样，有话好好说。”金永贞站起身，走到树林后边的那条小河边。小河的水清清的，静无声息地缓缓流动着。水面上不时飘过一些残枝败叶。阳光射在河面上，闪着星星点点的光点。海正秀也跟随着来到河边。金永贞说：“正秀，时光就像这小河一样，弯弯曲曲地流呀流呀。一晃我们毕业都十几年了。”

海正秀说：“是啊，十几年，我们一下子都快四十岁了。今后还不知怎么个过法。我们博物馆有些同志，连火炉子、咸菜缸都搬运来了，准备在这儿过一辈子。一个工宣队副队长说：‘博物馆全是四旧，要它干什么！’你说可笑不可笑？”

金永贞说：“正秀，我的命好苦啊！干不该万不该，不该嫁给赵剑锋。”

“赵剑锋怎么了？他对你不好？”

“唉！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诉你。我和他结婚后连生了一女一子，但感情一直不好。六四年他下去搞四清，不到半年就跟地方上的一个女护士搞上了。当时我下决心要和他离婚。可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就不好……”说到这儿，金永贞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现在他也在干校？”

“工军宣队进校后，他又成了红人。清队时进了学校专案组，三天两头地出差搞外调，现在还在学校搞党委书记的专案呢。算了，不提他了，正秀你过得好吗？”

“马马虎虎。我出身教师家庭，是女同志，干的又是资料性工作，一直是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色。这些年搞运动，我只是随大流，倒也平平安安。就是那年到川西藏自治区地区参加四清，吃了些苦。文革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个逍遥派。他们打派仗，我落得个清闲。实话告诉你，《资治通鉴》我认真真地通读了一遍。”

“你丈夫呢？”

海正秀掩口而笑：“还不知在哪儿藏着呢！”

“这十来年一直是你一个人过？”

“我爸去世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哥。毕业后，我把我妈接到北京。前年她老人家无常了。这些年，到处都是乱哄哄的，没有心思想这码事。唉！一个人过，自由自在，少了多少麻烦和烦恼。”

太阳已升到中天，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远处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飞鸣。金永贞看了看手表，说：“我得赶回去了。我只请了半天假。下午还要讨论毛主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玲玲和林林跟我下了干校，我还得赶回去给他们打饭。”海正秀说：“好吧！改天我去看你。”金永贞依依不舍地走了。

海正秀看着金永贞急匆匆行走的背影，心中觉得乱糟糟的。对金永贞的同情和怜悯，对赵剑锋的怨恨和憎恶，纠缠在一起。最后又想起了马志国，对马志国的思念和担心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田。她默默地呼唤着：志国，你现在在哪儿呢？

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海正秀到A大学干校去找金永贞。她也想顺便看望一下历史系的老师和留校的同学。她上次忘了问金永贞的具体住处，就找到校部打听。一位军宣队的同志告诉海正秀，学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从干校调了一批革命教师回校任课。金永贞上周就返校了。

海正秀到历史系教师所在的五连。在五连的一间宿舍里，她见

到了孔教授。孔教授是中国古代史大专家。他以几本史学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批《海瑞罢官》时，老先生心血来潮，在课堂上大讲了一通对清官贪官的看法。他讲道：“海瑞一辈子清正廉明，这是有公论的。你们说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历史上的贪官能促使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清官缓和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延缓了历史的发展。因此，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贪官比清官好。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理论。算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就因为这一通议论，“文革”一开始孔教授就被揪了出来。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低着头站在文史楼前的石阶上楼受批斗。批斗会散了，红卫兵小将还不准他们回家，让他们一直站在那儿供外单位来看大字报的人“参观”。一位女红卫兵一边高声喊叫：“就是要把这批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让他们和他们的反动理论遗臭万年！”一边一个个介绍这些老教授的“罪行”。没几天，红卫兵把矛头对准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叛徒”、“特务”，这帮老教授才得以苟延残喘。

孔教授在干校和李教务长、吴教授等人分在养猪班。养猪这活儿是脏了点，但却比权自由。今天他是下午班，所以上午在宿舍休息。

孔教楼的宿舍是排房。每间宿舍有十几平方米，放着四张单人床。房子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桌子和四个木凳。孔教授还记得海正秀，因为他是海正秀毕业论文的导师。他告诉海正秀，现在他身体挺好，每天就是干活、吃饭，开什么会他都一言不发，特别省心。海正秀问起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孔教授感慨地说：“大部分人还可以，只有教史论史的武先生和教历史文选的郭先生先后去世了。武先生是前年病故的，郭先生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唉，挺有学问的一个人，就是自尊心太强。红卫兵让他跪下认罪，他就是不跪，被一个红卫兵用皮带抽倒在地。结果心脏病发作。一个老教授，竟受到如此对待。打死了人，不负一点法律责任，还说死有余辜！唉！

你上哪儿说理去！我就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么胡闹下去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林彪不是完蛋了吗？”

海正秀知道孔教授的为人刚直不阿，说话坦率，怕他再说些过头的话，让别人听去，引火烧身，便问孔教授：“我们班留校的那几个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孔教授说：“你好像是五四级的吧？你们班的苟正顺混得最好，现在是系革委会的副主任。宋少石最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学校关了两年，今年初才被押到干校劳动。”

上学时，海正秀最敬重宋少石。他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毕业时留校当了助教。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孔教授可能猜到海正秀的疑问，说：“什么‘五一六’？他只是在闲谈时说江青就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演戏的蓝苹，演过电影《王老五》和话剧《赛金花》。不知是谁告了密。宣传队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旗手。他讲的是事实嘛，当时我在上海，小报上登过这些事。现在没法讲理。”海正秀想见一见宋少石。孔教授说：“他跟车去县城拉化肥去了，恐怕要到吃晚饭时才能回来。”

海正秀不便久留，便告辞离开了A大学干校。

两年后，海正秀也回到了北京。

四

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延续着。林彪叛逃后，开展批林批孔；过了一段，又来了评法批儒，接着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成为文化大革命走向结束的转折点。

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怒潮。一天下午，海正秀所在博物馆的同事们，自发地用白纸做了